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

ZHONGGUO XIANDAI XIAOSHUO JINGDIAN WENKU



YE ZI

集 點

读名家名作

品名家心声

文库

汕頭大學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

CHINESE MODERN NOVEL CLASSIC LIBRARY



ye zi

葉紫

读名家名作

品名家心声

文库

汕頭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叶紫/黄勇主编·—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658-0587-5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8952 号

叶 紫

总 策 划 赵 坚
主 编 黄 勇
责任编辑 胡开祥
责任技编 姚健燕
装帧设计 袁 野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 515063
电 话 0754-82903126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5mm×96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53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书 号 ISBN 978-7-5658-0587-5

•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56号3栋9A室 邮编:510075
电话:020-37613848 传真:020-37637050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前 言

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闪过一道匆匆而逝却极为明亮耀眼的星光，他的名字叫叶紫（1910—1939）。叶紫原名余昭明，又名鹤林，1910年出生在风景如画的湖南益阳县月塘湖乡。在1926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全家都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直到次年“马日事变”，父亲、叔父、姐姐相继殉难。逃出白色恐怖的叶紫开始了他艰难的漂泊生活，做苦工、拉洋车、当兵、讨饭、教书。难怪鲁迅在1935年《叶紫作〈丰收〉序》中说到：“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个世纪的经历。”1932年，叶紫与友人创办《无名文艺》旬刊，同年参加“左联”，次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叶紫患了严重的肺病，抗战爆发后曾一面治病，一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10月因病早逝，年仅29岁。叶紫的创作主要集中于1933—1936年，而这短暂的四年大体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短篇集《丰收》的发表为标志。在这部集子所收录的六个短篇中，描写洞庭湖西南，即作家故乡农民的苦难与抗争成为叶紫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作者，抱着“冲到时代的核心中去”的理想，并“在时代的核心中把握到一点伟大的题材，来作为创作的资料”，试图创造出“大众的题材，大众的情绪，一直到大众的技术”。中篇小说《丰收》正是作者坚持这种理想将农村经济破产威胁下的农民生活和命运较好地表现出来的作品。它以一对农民父子对待悲苦命运的不同方式，真实地再现了老少两代农民的心理落差，并从中看到了在旧有的压迫专制下迸发出反抗之火的可能。这类作品肩负着山一般的仇恨和火一般的愤怒，确是“直指了时代的核心”，但激进中显得有些粗直，甚至在有些篇章中还出现了

对作家自身生活内蕴的重复。作为一个有自审能力的作家，叶紫在1935年写成的中篇《星》和短篇集《山村一夜》中及时作出了调整，从而过渡到他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在中篇小说《星》中，作者使小说人物的性格趋于复杂化并加强了心理分析。对女主人公梅春的心理描写尤为细腻生动，将诸如怨妇的痛苦，新恋情来临时的张皇失措，忍辱抚育遗孤的绝决都表现得十分深刻得体。同时，作者也有意增强了小说的抒情诗色彩，很多篇章中洋溢着洞庭湖畔的山光水色。小说《山村一夜》可以说是叶紫小说创作中最具分量的作品，它描写了一个“愚昧的父亲将亲生儿子送去给人家杀了”的悲惨故事，从而痛彻地剖析出一个奴性的父辈是如何以其愚蠢的方式戕害了一个子辈的独立人格直至宝贵生命。作品叙事与抒情，哲理与意境的完美融合，表明了叶紫小说创作开始走向成熟。

就在叶紫继续迈步追求左翼文学的多样化的时候，命运却又一次表现了对天才的吝啬。正如刘西渭所言：“还有比这可痛惜的？死带走了最好的部分。”

本书只收录了叶紫“生的最好的部分”，当然，这也是我们所能给读者看到的最好的部分。

目 录

星	1
丰收	58
火	91
电网外	108
夜哨线	127
杨七公公过年	142
岳阳楼	161
长江轮上	164
古渡头	168
向导	172
偷莲	182
鱼	188
山村一夜	193
湖上	215
校长先生	225

星

第一章

一

丈夫整整地又有三天不曾回家了。梅春姐一大清早就爬了起来，悲哀地，快快地，在自己的卧房里靠着窗口站了一会儿，用一种怀着恨意的嫉妒的视线，牢牢地凝注着那初升太阳幸福的红光。在秋收后的荒原上，已经有早起勤奋的农人，在那里用干草叉叉稻草了。野狗奔驰着，在经过的草丛里，挥洒着泪一般的露珠。

梅春姐用很大的时候抑制住了自己的哀怨，她无心烧早饭；轻轻地伸手在床上搜寻了自己和丈夫的几件换下的衣裳，提着桶，穿过中堂，蹒跚地向湖滨走去。

朝露扫湿了她的鞋袜和裤边，太阳从她的背面升上来，映出她那同柳枝一般苗条与柔韧的阴影，长长的，使她显得更加清瘦。她的被太阳晒得微黑的两颊上，还透露着一种少妇特有的红晕；弯弯的，细长的眉毛底下，闪动着一双含情的，扁桃形的，水溜溜的眼睛。

路上的农人们都指手画脚起来了。他们有用各种各色的贪婪的视线和粗俗的调情话去包围，袭击那个年轻的妇人。他们有时还故意停止着工作，互相高声有心使她听得出来地，谈论着她们夫妇间的事情：“说吧，老黄瓜，为什么陈灯笼夜夜叫她守空房呢？……”

“谁知道呢？……‘家花没有野花香’罗，也许……”

“不，有人说，她是在娘家养过什么汉子来的！所以，陈灯笼才不爱她，折磨她。……”

“啊！原——来！……那就难怪陈癞子罗！”

梅春姐尽管佯装没有听见，可是那些无耻的污浊的话，却总象箭簇似地向她射来，甚至于射到她的心里。她着力地稳定了一下自家的脚步，飞快地冲出那恶浊的旋涡，咬着牙，喘着息，一口气跑到那湖岸的石头跟前蹲下了。

湖水，碧绿的，清澈的飘流着，起着细细的涟波。在湖岸的石头的外边，已经有好几个同村的妇人在那里洗衣了。梅春姐一面和她们招呼着，一面尽量地想把那颗跳动的心儿慢慢地平下来，把那些恶毒的，刺心的秽话扔开去。她扯起衣角，揩了一揩额角上的因为奔跑出来细细的汗珠，便弯腰洗她的衣服了。

水声和捶衣木的声音在湖中激荡着。不甘沉默的旁的妇人们，就趁着这一个机会大家无所顾忌地攀谈起来。她们谈着家里日用的柴米油盐，她们谈着漂亮、新鲜、时髦的布料，她们谈论着公婆，谈着孩子，谈着自家的男人和别人家的暧昧的私事。……

梅春姐夹在她们中间装得非常快活。有时候，她还故意地跟着旁人大笑几声。她想教人家看不出来她那种被丈夫侵蚀的内心的痛苦。可是那谈锋却象有意要使她为难似的，不知怎么一下子又转到她的丈夫身上来了。

“他已经几天没有回来了呢？”发问的是一个麻面的中年妇人，十五年来她已经生了十个儿女了。她带着笑脸时，麻子就一粒一粒地牵动着。

“三，三天……”梅春姐轻轻回道。

“你想不想他呢？夜……”

“当然喽！”一个面孔涂得象燕山花的，有名的荡妇柳大娘，截断了麻子的话。“她为什么不想呢？这样漂亮，年轻！……”

梅春姐觉得那淤积的心血，是怎样地热烘烘地涌上了她的面庞。她渐渐地把头低下来了。一面使力地搓着水浸的衣服，一面偷偷地瞟视着左右的妇人们。当她看见了妇人们——尤其是柳大娘的那牢牢的视线——都在凝注她，而又感到自己的脸太红了的时候，她就故意地把衣服往水中沉重地摁着，几乎摁得连人带桶都滚到湖中了。

“为什么呢？你们……”一个老年一点的，一面伸手抓着梅春姐，一面向大家责骂着：“不要再说这些事情了吧，你们都不是好东西！……”

“好东西！……年纪轻轻，男人做得初一，我就做得初二。”那柳大娘愤

愤地，带着一种真正的同情心，叫道，“‘哪个罗裙不扫地，哪个扫帚不沾灰！’嗷，黄瓜妈，莫说梅春姐还这样漂亮！……”

“啐！阎王会勾你的簿的！不要脸的，下流的家伙！你总以为人家都象你这骚货！……”

大家又都哄笑起来。

梅春姐可不能再佯装快活了，她用了一种很大的，自制的力量，勉强地洗完这一桶衣服，才站起身来。然后又象逃难似的，拚命地穿过那些男人们的下贱的视线和嘲笑，跑到了自己的家中。

二

丈夫陈德隆，——因为生癞子，人家就叫了他陈灯笼。——对于梅春姐是太不知道怜爱的。他好像没有把年轻的妻当做人看待，他认为那不过是一个替他管理家务，陪伴泄欲的器具而已。自己去年的一个风雪满天的、忧愁的日子，用一顶红轿、吹鼓手和媒人，把梅春姐从娘家娶回来以后，他就没有对她装过一回笑脸。他骂她，他折磨她，并且还常常凶恶地，无情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殴打她。他象很有计划似地打她的胸，打她的腹，打她的腿，……他打着还不许她叫，不许给人家在外面看出她的伤痕来。

丈夫没有弟兄姊妹，只有一个老年的盲目的公公。在去年，那公公还能在听到梅春姐被丈夫打得辗转呻吟的时候，摸到房门口来用拐杖抛掷陈德隆，骂他是个无福消受贤德妇人的恶鬼！今年，不幸的是公公归天了，陈德隆就更加无所顾忌地欺压他的妻。他趁这时候学会了打牌，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和一切浮荡的，守空房的妇人勾勾搭搭。他常常一出来，就三五天不回去。

梅春姐对于丈夫是不能说不贤德的，她自始至终没有向人家说过丈夫半点错过。她忍受着，她用她自己的眼泪和遍体的伤痕来博得全村老迈人们的赞扬。当她听到了那雪白胡子的四公公和烂眼睛的李六伯伯敲着早烟管儿，背地里赞扬她——“好一个贤德的妇人啊！……”“好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啊！”“癞子陈灯笼的福气好啊！……”的时候，她就觉得那浑身的伤处，都象给一种无形的，慈祥的，勉慰的手掌抚摸过似的，痛苦全消了。她可以骄傲——尤其是对于那些浮荡的，不守家规的妇人骄傲。

但是，一到夜间，当她孤零零地，躺在黑暗的，冷清清的被窝中反复难安的时候，她的灵魂便空虚与落寞得象那窗外秋收过后的荒原一般。哀愁着不是，不哀愁着也不是。她常因此而终宵不能成梦。她对着这无涯的黑暗的黑夜深深地悲叹起来……有时候，她也会为着一种难解的合理的驱使从床上爬起来，推开窗口，去仰望那高处，那不可及的云片和闪烁着星光的夜天；去倾听那旷野的，浮荡儿的调情的歌曲，和向人悲诉的虫声。……

她忍耐着。一切都忍耐着——当她在夜间又想起白天里那些老人们可宝贵的，光荣的赞扬时。

三

亡命地从湖滨跑回来，放好桶，晒好衣裳，走进到卧房的时候。梅春姐已经身疲力软了。她无心烧饭，无心饮牛，无心饲喂鸡和鸭……懒洋洋地躺在木床上，去推想她那命运中的各种不幸的根源。田野中的男人们的秽语和湖上的妇人们的嘲讽，就象一个多角的，有毛的东西似的，只在她的心中翻滚。她想起了母亲临终的前夜，和父亲死时所对她叮嘱的那些话来：“在家从父，出嫁要从夫。如果丈夫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的时候，只能低声地，温语地，夜间在枕头上去劝慰他。……”她觉得她对丈夫是太少劝慰了；她应当好好预备一些温软的话，在夜间，在枕头上，去劝慰她的丈夫才行。这样，她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心思勉力地镇静了一回儿，就又慢慢地开始她那日常的，好像永久也做不完的，家中的琐细事物。

在夜间，丈夫陈德隆回来了。他喝得醉熏熏的。在一线微弱得可怜的灯光底下，可以看到他那因长癞子而脱落了发根的光头上，有几根被酒力所激发着的青筋在凸动。他的面孔通红的，在刷子般的粗黑的眉毛下，睁大着一双带着血丝的，发光的，螃蟹形的眼睛。

他一声不响，歪歪倒倒地走到了床边，向梅春姐做成一个要冷茶的手势，就横身倒了下来。

夜——是很长的。当他喝冷茶喝足了的时候，当梅春姐正要用温软的言词去劝慰他的时候，当村上的赌徒们正待邀人去赌钱的时候，丈夫陈德隆的酒醒来了。他突然地，象一根发条似地从床上弹了起来，伸手到小柜中摸出他那仅有的几块放光的洋钱和铜板，一匹熊似地冲到村中去！……

梅春姐拖着他的手，哭着，叫着：“德~~隆~~哥！你，你不在家，人……家……要……欺侮我的！……”

“谁呀？”他停了一停脚步。“放心吧！没有人敢在老子头上动土的！……”就扔下梅春姐的手来，跑开了。

夜——是很长的。

梅春姐张望着丈夫的阴影，在无涯的黑暗中消逝着；回头又看着那象在打呵欠似的洞黑的床铺，她的心儿不能抑制地战栗了好久。被子里还遗留着丈夫的酒气，可是——没有了丈夫。小柜中还遗留着洋钱和铜板的空位置，可是——没有了洋钱和铜板。她想哭，可是——她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她又慢慢地走近了窗口前，她在那里站立了好久好久。她想不出一个能够使丈夫回心的办法。叹气，流眼泪，一点也不能打动丈夫的那颗懵懂的心。她渐渐地，差不多要沉入到一种绝望的，无可奈何的悲哀中了。

站着……叹着……之后，她就推开窗子伸出了头来，想看一看她那从小就欢喜看的夜的天空，想借着星星和月明来解一解心中的愁闷。可是，忽然地，象有一个什么暗号似的，那埋伏在她左右，专门为勾引她而来的，浮荡儿的粗俗的情歌，立时间便四面飘扬起来了。

最初是一个沙声的唱道：

十七八岁的娇姐呀~~没人瞅啦~~
跪到情哥哥面前~~磕响头！……

梅春姐向窗前唾了一口，把头缩了回来。她觉得这些人都是些卑污，下贱的，太可笑的家伙。也不想他自家是什么东西！……但悲痛是无情的，她睡不着。她把耳朵轻轻地贴在窗口边，无聊地又想听下去——她是想赶去那快要把她全身都毁灭掉的悲哀：

哥说：“我的姐姐呀！……
不怕你膝头骨跪得~~浮浮肿，
额头叩得~~没有皮，……
你呀！~~要想情哥……万不依！……”

接着，又有一个人装着女人的声音唱起来了。这声音，梅春姐一听就

知道是那一个身上脏得发霉，还常常佩着一个草香荷包，小眼睛的单身汉老黄瓜唱的。喉咙尖起来就象那饿伤的猫头鹰一般地叫着：

姐说：“我的哥呀！……

你要黄金白银～～姐屋里有，……

要花花绿绿的荷包子～～慢慢送得来；……

你铁打的心儿呀～～想转来！……”

沙声的又唱道：

哥说：“我的姐呀！……

不怕你黄金白银～～堆齐我的颈，……

花花绿绿的荷包子～～佩满我的身；……

父母的遗体呀～～值千金！……”

梅春姐越听越觉得下流了；她离开了小窗，准备钻进那洞黑的床上。可是那歌声的尾子，却还是清清楚楚地可以听得出来。尖声的在后面接着：

姐说：“我的哥呀！……

我好比深水坝里扳罾～～起不得水啦！……

我好比朽木子塔桥～～无人走啦！……

只要你情哥哥在我桥上过一路身，

你还在何嗨～～修福积阴功！……”

沙声的没有再唱了。一阵一阵的嘻笑涌进了梅春姐的小窗，她用被头把耳朵打得绷紧，她暗暗地又使力地唾了两回。她想：“你们能算什么东西呢？癞虾蟆……”

然而，痛苦，悲哀，空虚，孤独，……却又是真的。梅春姐她只能够尽量地抑制她自己，她总还满望着丈夫有回心转意的一日。然而这一日要到什么时候才来呢？梅春姐她不能知道。因此，她的痛苦，悲哀，空虚，孤独，……也就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解除。

第二章

—

第三年——是梅春姐和丈夫结婚的第三年——的九月，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从南国，从那遥远的天际里，忽然飞来了一把长长的，锐利的剪刀，把全城市和全乡村的妇女们的头发，统统剪下来了。

这真是一件希奇的，突如其来的事情！……

当这把长长的，锐利的剪刀，来到这村庄里，第一个落到黄瓜妈的头上的时候，她就浑身发起抖来。她要求道：“好心眼的姑娘们啊！……可怜我吧！我要没有了头发，阎王不会收我的，我要到地狱中去受罪的！……”但，谁听她的呢，一下子就象剪乱麻似地把它剪下来了。当这把剪刀第二个落到麻子婶的头上的时候，她就叫着，嚷着：“剪不得啦！看相的先生说过了的：我的晚景全靠这头发，我要没有头发，我的一家人都要饿死啦！……”但，谁听她的呢，那巴巴头就象一只乌龟壳似的，随着剪刀落下来了。当这把剪刀第三个快要落到那欢喜擦脸红的柳大娘的头上的时候，她早就藏躲起来了，等到寻了她从黑角落里拖出去，她便一面流泪，一面哀求地：“少，少剪一点儿吧！……没有了头发，我，我要丑死的啦！……”但，谁听她的呢，姑娘们的剪刀是无情的，差不多连根儿都剪下来了。当这无情的，长长的，锐利的剪刀，第四个落到梅春姐的头上来来的时候，她就很泰然地，毫不犹豫地挺身迎了上来，她对着拿剪刀的姑娘们说：

“剪掉它吧，剪吧！反正我有这东西和没有这东西是一样的。我是永远也看不见太阳的人！我要它有什么用呢？……”

一切妇女们的头发都剪下来了，一切妇女们都伤心地痛哭着：黄瓜妈哭着，——她怕阎王不肯收她！麻子婶哭着，——她怕年老时要饿饭！柳大娘哭着，她怕她的情人不爱她！抛弃她！……

一切老头子们都夹七夹八地跟在中间摇头，叹气：

“不得了的！不得了的！……盘古开天以来女人就应该有头发的。没

有了头发女人要变的，世界要变的！……”

只有梅春姐，她似乎与别的人不同。她没有把头发看到那般重要。因为，她的心已经快要给丈夫折磨死了，她已经永远望不到丈夫的回心转意的那一天了。她想：“变啊！你这鬼世界啊，你就快些变吧！反正我是一个没有用了的人，我的日子一半已经埋到土中去了！……”

二

真鬼气，真是希奇的事情！……世界就是这么真正地，糊里糊涂地变起来了。从那一天——那剪掉头发的一天起，村子里就开始变得不太平不安静起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来一些人（本村子里的也有），穿长衣的，穿短衣的，不分晴雨，不分日夜地在村子里穿来穿去。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花样的东西，口里说着一些使人听不懂的新鲜的话。……

真鬼气，真是希奇的事情！……

丈夫陈德隆也开始变起来了。他变得比从前更加粗暴，更加凶狠了。他从楼板上摸出了一把发锈的丈把长的梭镖来，他把它磨得光光的。他说：他要去入一个什么会去，而那个会是可以使他发财的；将来可以不做事情有饭吃，有钱用，并且可以打牌，赌钱。……

梅春姐始终不明白这是怎样一回事。当她看见丈夫把那把发锈的梭镖磨得放光了的时候，她的心里就不知不觉地害怕起来；她怕他要用那梭镖将她刺死！并且他的那两条带着红光的视线，还不时地，象一枝火箭似地直射着她，好像要将她吸到那螃蟹形的眼睛里去，射死她，烧死她似的。梅春姐不禁地发起抖来了。

“不要到外边去的！知道吗？”丈夫把那梭镖靠在怀抱里，用手卷着袖子。“我要到会中去了！……不，也许还要到旁的地方去。夜晚，你早些关门，这两天外边的风气不很好！……”

梅春姐用了一种顺从的，恐惧的，而又包含着憎恨的眼光回答了他。

她当真除了饮牛、饲鸡和上菜园以外，整整地三天没有出头门一步。

可是，到了第四天早晨，不知道还是因了丈夫的久不回来呢？还是因了自己的哀愁抑制不住呢？还是因了秋晴的困倦呢？还是因了另一种环境的或者是好奇的原因的驱使呢？……使她下了决心地要跑到外边走一回。她从板壁上取下一把草叉来，用毛巾将剪发的头包了一下，顺便到自己的

草场中去叉两捆稻草来做引火柴。

荒原，仍旧是去年的，前年的荒原；村子，仍旧是去年的，前年的村子；不过是多了一些往来的，不认识的人，不过是多了一些飘扬的，花花绿绿的旗帜。……

在那原先的，住关帝爷爷的大庙里，还多了一座新开办的，读洋书的学堂。

梅春姐缓步地穿过一条狭小的田塍。在她的眼睛里，放射着一种新奇的，怀疑的视线。她象一头出洞来找寻食物的耗子似的，东张西望地把这变后的村庄看了好久好久，才又蹒跚地走向自己的草场去。

稻草象两座小屋子似地堆在那里。在那比较小的一座的旁边，有一个穿长衣的和一个人穿短衣的人在谈话。梅春姐没有注意他们。她只举起草叉来叉了两捆，准备拖回家中去。

“德隆嫂！”

“谁呀？”

她回头去：一个年轻的，面孔象用木头刻出来的人望着她，他是麻子婶的大儿子木头壳。

“德隆哥昨晚回家吗？”

“没有回来！”梅春姐轻声地应着，一面看了一看那别的一个，用背面向着她的年轻人。

“唔！前晚还在会里和人家吵了架的，这家伙！……”木头壳沉吟了一声：“一定是到哪里去打牌了，一定的！……”

梅春姐把稻草都堆在一起，弯腰扎了一扎。……那一个穿长衣的年轻客便向木头壳问了起来：“哪一个德隆哥啦？……”

“就是啦！……就是前晚那一个和你们吵架的，那一个癞子啦！”木头壳向梅春姐微微地盯了一盯：“罗，这一位便是他的癞嫂子，叫梅春姐的！……”

梅春姐的脸羞得通红的。她的心里深深地恼恨着木头壳；她抬起头来，想拖着草叉就走！

不自觉地，那个穿长衣的年轻角色，正在打量她的周身，她和他之间的视线，无心地，骤然地接触了一下！

那一个的白白的，微红的，丰润的面庞上，闪动着一双长着长长睫毛的，星一般的眼睛！……

梅春姐老大地吃了一惊，使劲地拖着稻草和稻叉，向家中飞跑！

三

陈德隆因为和会中的主脑人吵了架，一连三天都躺在情妇的家里不出来。第四天的中饭时，他足足喝了三斤半酒，听说会中又到了一个新从县里下来的人，又有一桩事情瞒他了，他才跑出去。

米酒把他的心火燃烧得炽腾起来。他走一步歪一下地向会中奔驰着。他的脑子里装满了那红鼻子会长的敌意的笑容，和那副会长的骇人的，星一般的眼睛。他有心要和他们抬杠。他觉得他们这些人都是很瞧不起他，事事都瞒他，而不将他当成自家亲人一般地看待。尤其是副会长的那特别为他们而装成的一副冰凉的面孔，深深地激怒了他那倔强、凶猛的，牛性的内心！

在经过自己的家门时，他停了一下，吩咐了老婆晚饭时多做一些米。他是打算去和会中人吵一阵就回来的。不是要寻他们的差处，而是发泄自家心中的愤火！

有十来个人挤在会场中。当长工出身的红鼻子的老会长，正用一根小竹鞭向人们挥扬着，说着一些听不分明的，时髦的口语。副会长和另一个陌生的，蓄短胡须的人，在写着一张什么东西的字单。

陈德隆冲到他们的面前了。他故意摆摇他的身子，象一头淘气的、发了疯的蛮牛似地撞到人丛中去！环睁的螃蟹形的眼睛，先向旁人打望了。就开始大声、无礼的喧闹起来：“会长！什么事情啦，丢开我？”

老会长微微地皱下眉头不理他，手中的竹鞭子更加有力地挥扬着。他好像并不曾听见陈德隆的声音似的，又接连地说下去了：“……总之，总会花钱，费力……都是为的我们种田人自己；我们去当两个月兵，就应该尽些心思，尽些力！……”

陈德隆气起来。他蹒跚地冲过去，夺着老会长的竹鞭，他几乎要打着他的鼻梁了。

“是装聋吗？聋子吗？……你不会听见我的声音？……”

老会长的鼻子火一般地燃烧起来！他战声地，咬着牙关地啐他一口——

“你这瘟神！你，你……又来瞎缠么？……”

“怎么是瞎缠呢？我来寻着你们，就因为你们的心不公平，你们什么

事情都瞒着我了！……”

“瞒你？”老会长浑身战着，他使力地抽出来他的小竹鞭子，挡着陈德隆的胸襟。“你能做什么东西吗？今天这里招兵，你能当兵吗？你能离开野婆娘吗？……”

“能！”陈德隆顽强地叫着，“只要你们都不瞒着，我是什么都能做的！……”

“打人，喝酒，摸骨牌，……什么都能做的！”副会长冷声地笑着。他的那一双大的唬人的眼睛，就象魔渊似地吸住了陈德隆的全身。

陈德隆跳起来了！他奔到副会长的跟前，拳头高高地抬着，他就象一下子要击坏他的对方的头颅似的。他的声音带着沙了：“我要挖出你那双漂亮的眼睛来的，你瞧不起老子！不打人，不喝酒，不摸牌！都能行吗？行吗？——”

人们使力地解开他们。那另一个陌生的，蓄短胡须的人匆匆地跑来拉着陈德隆的手，向他温和地说：“朋友，你不要生气啦！行的！……你要愿意，明天就同我们到总会中当兵去！只要你能不喝酒，不摸牌，那都行的啦！……”

陈德隆的怒火愈加上升起来！他瞅瞅这陌生的人一眼。他并没有问明白去当什么兵，就茫然地答应着。顽强，好胜，拥着他那一颗虚荣的，粗暴的内心！他很有一股蛮牛的性子，他很可以给你犁地，耕田，而你不能将他鞭挞，尤其是不能违拗他的个性而欺侮他！……

当他的名字被写上那张白白的纸单的时候，他还狠狠地骄矜了一下。他盯着那些有意瞧不起他的人们，他的眼睛更加圆睁着，那就象已经报复了一桩不可解脱的深仇似的。他的心里想：“你们，妈妈的！嘿嘿！瞧瞧老子吧！……你们能算什么东西呢？……”

四

太阳走了，黑夜象巨魔似的，张口吞蚀着那莽苍苍的黄昏。在小窗的外边，有无数种失意的秋虫的悲哀的呜咽。

梅春姐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失神地凝注着那些冰凉了的菜和饭。一盏小洋油灯在她的面前轻盈地摇晃着。她并不一定是等丈夫回来，也不觉得自家的饥饿。在她的脑际里，却盘桓着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摇摇不定